

勤恳·用劳动给大山披绿

坚守·平凡劳动也发光

5·1

5·1

放心



本报记者 王冬梅 文/摄

100多米的山路,记者踉踉跄跄,大汗淋漓,运动鞋和裤脚都被树枝刮破了,袜子上趴着一只山蚂蝗。同行的护林员如履平地,用随身携带的砍刀砍死了从衣服上拿下来的数只山蚂蝗。

4月18日下午,记者随海南省黎母山林场的几位护林员巡山。头发有些花白、略显黑瘦的51岁护林员韦宝权飞快地从记者的鞋上捏下山蚂蝗,扔到地上。他心有余悸地说:“你真幸运,山蚂蝗没钻进去,否则你被它吸血后,伤口会流血不止、痛痒,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以,我们护林员看见山蚂蝗就要斩草除根,否则它还会害人。”

黎母山林场副场长吴军补充说:“海南的这种山蚂蝗,有的伸着脖子在地上跳来跳去,有的吊在树上,一旦有人路过,它就会迅速钻进人的衣服或者鞋里吸血。平时山蚂蝗只有牙签般细,吸完血后,有手指那么粗。每个护林员都被山蚂蝗吸过血,数不清次数。”

昔日伐木工,如今护林员

1998年,国家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在海南正式启动,海南省4个林区、7个森工林场,共计面积688.5万亩,被纳入全国重点国有林区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范围。记者此行采访了众多的护林员,20年前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伐木工。

事实上,很多护林员都有一段辛酸往事。47岁的“林二代”黄开忠回忆起从伐木工到护

林员的转变过程,禁不住眼圈发红。“伐木工的劳动强度很大,每天早晨7点,我都自带午饭,拿着斧锯等伐木工具进山,一待就是一天。等下山的时候,双臂和双腿都累得发软了。”

1994年,国家禁止采伐,封山育林。黄开忠失业了,只能靠上山砍些红藤拉到9公里外的小镇上卖,人不敷出。

2000年,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第一期启动,黎母山林场开始召集当年的采伐队工人回场当护林员。黄开忠充满希望地回来了,负责最难管的林班。

去年,黄开忠当上了牙日管护站副站长。牙日管护站山林分散,交通不便。每逢雨季台风肆虐,山路经常塌方。站里断水断电,他就骑摩托车或者步行到集市上给护林员买菜送吃的。

今年50岁的陈海华坦率地告诉记者:“从伐木工变为护林员之初,角色的180度转变令很多人对管护职责非常不适应,监守自盗、顺手牵羊现象时有发生。”

有一次,陈海华发现有一个护林员缴获村民放铁夹夹获的1只山鼠,却准备带回自己家中。他立即制止并报告领导,后来,该护林员被解聘。此后,再无此类现象发生。

黎母山林场场长方燕山告诉记者,现在的护林员都很珍惜自己的工作,当护林员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抽烟。他伸出自己的手指让记者看:“怎么判断谁抽烟?看手指就知道,抽烟的人手上都有烟渍。”

苦累不怕,最怕偷盗

护林员的主要工作是在辖区内开展巡逻管护,发现和制止毁林、违章用火、非法占用林地、盗猎及偷砍各类林木行为,掌握管护区的民情、山情和社情。

在海南的黎母山林场和毛瑞林场,每个护林员都要负责4000多亩山林的巡护工作,

每个月工作22天。每次出发前,护林员的裤脚都会涂上肥皂水、硫黄等,防止毒蛇和山蚂蝗等侵害。

4月18日和19日,记者在佛母岭管理分站、鹦哥傲管理分站等地,看见多名护林员背着水壶、拿着砍刀正在巡山。他们有的骑着摩托车巡护上百里的山林,有的徒步巡查十几公里的林区。

黄开忠说:“有些管护的区域离林场太远,得在深山扎营几天进行巡护。背山山的干粮根本不够吃,就找一些野菜充饥,过着野人一般的生活。”

不过,护林员普遍反映,苦累不怕,最怕最难的是偷盗分子的不法行为和过去一些村民的不理解。

当了19年护林员的陈华森现在谈起几年前的一件事还心有余悸。那次,他参加清山专项行动,发现一个不法分子扛着捕获的猎物偷偷摸摸下山,便拼命追赶。因猎物较重,不法分子没跑多久便跑不动了。怕被抓住,他把猎物一扔,接着往山下跑。陈华森跑到猎物前一看,被捕获的是黄猿,还是活的,赶紧叫队友救助黄猿,自己继续追捕不法分子。由于山路崎岖不平,陈华森不慎脚底打滑,身体重重地摔了下去,当场昏迷,不法分子乘机逃离。黄猿经过队友的包扎和简单处理后很快恢复了体力,一蹦一跳地跑向了森林深处。而昏迷的陈华森接近傍晚时分才被找到,当时已处于严重缺水状态。队友赶紧将他护送至护林站点救治。陈华森不停地叫着“水,水,水”,无奈当时护林站点饮用水告急,队友急忙跑到10公里外的村庄取水。经过队友的悉心照顾,陈华森才逐渐恢复了意识。

山绿泉涌,动物多了

“当了19年的护林员,最开心的是看见山泉水源源不断,喝水不用愁了。”

护林员韦宝权巡山中抖落身上的毛丹,上面趴着一只山蚂蝗。平时山蚂蝗只有牙签般细,吸完血后,有手指那么粗。

“我的工作别人未必了解,但我知道,这片林子里动物多了,植被茂盛了。这和我们护林员尽职尽责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以前村民看到我们都骂我们,现在他们常邀请我们去他们家坐坐。他们种的林下作物大丰收,与我们的工作密切相关。”

提起工作中的乐趣,几个护林员都有切身体会。

陈达贵在琼中县黎母山镇掘岱村当村支书19年了,他感触颇深地说:“我们这儿很多年来发生火灾了,都是护林员的功劳。以前有些村民有抵触情绪,但现在都很支持护林员的工作,不再乱砍滥伐,烧山打猎。因为村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比如喝的水直接来自黎母山林场接过来,喝得放心、卫生。林场对村里修路也给了很大支持。”

调查统计显示,海南天保工程区内的林地面积从2000年的591.16万亩增加到2018年的683.79万亩,森林覆盖率从2000年的



87.38%增加到2018年的98.16%,森林蓄积量从2000年的4458万立方米增加到2018年的7090万立方米。天保工程区内野生动植物明显增加,一些几乎灭绝的物种逐步繁衍,种群数量日益增多,林区内飞禽走兽随处可见,特别是一些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物种得到了有效的保护、恢复和发展。

黎母山林场场长方燕山介绍说,截至2018年3月,在岗在册职工年均工资51589元,与1998年相比,涨幅26倍。

国家林草局天保办调研员刘跃辉说,目前,一线护林员的工作还是很艰苦的,但是他们的待遇比过去提高了。“在有些贫困地区,家里如果有一个护林员就可以脱贫。很多地方,护林员的工资收入接近当地事业单位的工资水平。”

然而,林场地处偏僻地区,一线护林员的子女教育等问题很棘手。很多护林员并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将来从事这一行。

关爱·让劳动者更有尊严

“活要干得好,就需要一个扎实稳定的后方”

5·1

让项目部更像一个家

本报记者 蒋 苗
本报通讯员 傅晓茹

种类繁多的图书整齐地排列在书架上,各式各样的文体用品有序地摆放在收纳柜里,这是中建二局上海分公司淮安城果小区项目部职工之家的一角。4月17日,江苏省职工之家实体化建设观摩会在该项目部举办。

淮安城果小区项目部成立于2016年,距离市中心20公里,周边是郊区,员工平均年龄28岁,60%以上为90后。怎么让年轻的职工在艰苦的工地上安心工作?“活要干得好,就需要一个扎实稳定的后方。”中建二局上海分公司工会主席樊学民说。

一场围绕职工业余生活需求的意见征集活动在项目部全体职工中展开。健身、唱歌、聚餐、看书、充电……职工们的需求多种多样。“职工需要什么,只要健康向上,我们都尽量提供。”该项目部工会主席胡家英说。

据了解,该项目部围绕服务设施实体化、服务职责明晰化、管理制度规范化、运行机制科学化“四化”建家要求,成立文化娱乐中心、生活互助中心、学习培训中心、信访接待中心、民主管理中心五大中心,项目部工会亮牌子、亮身份、亮制度、亮项目、亮程序,打造“会家合

一”的实体化职工之家,让职工之家看得见、找得到、摸得着。目前,他们已提供涵盖精神文化、健康安全、技能提升、情感抚慰、困难帮扶、文化教育六个方面的100多项服务。

“职工之家的大门也为农民工打开。”胡家英介绍,农民工可以进入项目部职工文体活动中心,免费享受运动场地、知识讲座等服务。项目部还为农民工专门设置了劳动争议调解室、农民工夜校,为农民工维权,助农民工成长。

全国总工会基层工作部规范指导处处长郭琛表示,建筑领域是农民工就业的主要领域,职工特别是农民工权益需要好好维护。此次观摩的淮安城果小区项目在关心职工生活细节、丰富职工业余生活等方面卓有成效。“对内加强自身建设,对外维护职工权益,把温暖送到职工身边,这样的工会是真正能获得职工点赞的工会。”

江苏省总工会副主席徐勇表示,基层职工之家是工会建设的抓手和载体,职工之家建设要做到三个“实”:一是载体建设要实,二是体系建设要实,三是成效建设要实。建设联系职工最直接、服务职工最贴心的职工之家,可以借鉴中建二局的做法,做到工会组织建设跟着项目工地走,职工之家建设跟着项目工会走,实现哪里有职工,哪里就有职工之家。

用心·发现劳动之美

没有人知道接住流星是怎样一种幸福的体验,其实流星跟鲜花一样是用来赞美劳动的

5·1

赖雨冰

今夜的星空很低,低到我一抬手仿佛就能触碰到星星。我走向九道的停车点。一路上,我都被伙伴们簇拥着,仿佛我去检测车上的设备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萤火虫在前面打着灯笼;蜗牛在路面上划出一道道白色的安全警戒线,警示着那些也想走过这条道路的小虫子;飞蛾围在我的手电光圈里,跟我聊着那辆移动的机车——机车要从西头转线,最后停泊在九道的库里。

此刻的机车像一只夜鹰扑棱着翅膀往前行驶,明晃晃的车前灯把凝重的夜幕撕开了一道口子。飞蛾一边细声地说着,一边抱怨夜太黑。是的,已过三更的夜很安静,就连机车也因为入库取消了笛声,安静地沉稳地行驶在出入库的轨道上。此刻,风睡了,月亮也睡了,只有三五颗值守的星星悬挂在天空。值守是一种责任,星星的值守是给天地间一片无声的宁静,而我的值守是让归来的机车出发时更安全。

夜间的值守是艰辛的,是孤独的,但走在检车的路上,我能看到自己发出的光,像星星

星空下的答案

一样璀璨。八年,无数辆机车驰骋在辽阔的土地上时,那雄伟的英姿,那沉稳的脚步、那响当当的呐喊声都在显示着它们的力量,而它的美是很多像值守的星星一样的夜归人维护出来的。其中有我。

到九道有200米的距离,移动的机车与我平行。一路上还有很多小动物也跟我一样,平行着追随那移动的机车。蛐蛐在草从里唱着歌,它总是这样,说担心我夜里害怕,给我唱歌壮胆。其实这条路,八年来,我走了无数遍,现在就是闭着眼睛也能知道西头500米的位置是红蚂蚁的家。这群邻居三年前刚搬来的时候一点也不友好。有一天夜里,我路过它们家门口,只是踩重了脚步,居然就喊了很多伙伴爬到我的绝缘皮鞋上示威,有两只甚至在我小腿上蜇了几下,痛得我跳起来差点跟它们吵架,后来才知道,是我不小心踩塌了它们刚砌好的院子。那院子想必花费了它们不少的工夫,就像我在这个机车出入库花费了两年的时间才“垒”了两篇像样的文字一样。后来,我跟红蚂蚁在很多移动的机车中冰释前嫌。

此时我轻手轻脚,夜深了,我不想惊扰了邻居的好梦,工具包被我用手右手接着,不让我

面的万用表和别的工具发出一丝声音。红蚂蚁睡了,它们长长的院子里安静极了。在移动的机车中酣睡,铁轨会发出丝竹般美妙的乐音。大地也跟着轻轻吟唱,这是一首最好的摇篮曲,红蚂蚁显然深谙其中的道理。如果可以,我当然也愿意在移动的机车前酣睡,那样,随着大地轻微的震动,我的梦一定会很美,睡得一定很踏实。

然而,一条蜈蚣却被移动的机车惊到了,它没有听懂摇篮曲,它想抬起头跟我打招呼。这种悄无声息的招呼把我吓了一跳,要知道现在还不到夏天,我不知道它为什么站在路的中间。不过我想,或许它太寂寞了,寂寞了一个冬天。看到我在黑夜里出发,看到移动的机车变成巨大的夜鹰,它不明白,在这深更半夜,居然有人像值守的星星一样守着移动的机车忙碌。它或许想跟我聊聊,聊众人皆睡我独忙的感受,聊我对这种黑白颠倒的工作的看法。我却无心跟它多聊,难怪它把我吓了一跳后,快速绕过它,去检测我的设备。机车马上就到九道的停车点,我得立即下车。身后,蜈蚣在无声地叹息,蒲公英则掩着嘴笑得东倒西歪。

八年,时间过得真快。在无数个不眠的夜

里,皱纹悄悄爬上了我的额头,紧致的脸蛋变得松弛,而且多了星星点点的黑斑。大多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这样打着手电,走向九道的停车点。这条道路上的虫子们都认为,一定是那些在黑夜值守的星星爬到我的脸上来了。我想,是的,那些星星一定是太累了。

太累的时候,我会想起某个夜晚。我提着工具包,打着手电筒,走向九道的停车点,突然看到流星落了下来。我迎面接着,用眼睛,用心。没有人知道接住流星是怎样一种幸福的体验,其实流星跟鲜花一样是用来赞美劳动的。

机车停稳,我挂上信号灯,登上机车。1室2室的各项数据显示,设备使用正常。我长呼一口气,空气里传来夜来香浓郁的芬芳,不禁让人有了微微的困意。此刻,天地间都笼罩在梦的温柔里,再过一个小时,东边就会泛白,那是朝阳的睡衣还没来得及更换。我是为数不多可以目睹朝阳慵懒的人,我也是为数不多在夜里观察昆虫和静听花开的人。

当我检测过的机车拉着旅客拉着货物稳稳地飞驰在城市和乡间,那些从一个黑夜到另一个黑夜的辛劳,都化成了草尖上的露珠。其实一条蛇想知道的答案就在这里。

搭档

孙 静

在大庆油田采油三厂二矿,熟悉同庆厂的人都管他叫“老严”。他看起来文质彬彬、白白净净,每天和和气气,工作中却严得出名。

相对于“老严”较高的知名度,和他一个办公室的赵艳芳知道的人就少多了。赵艳芳在工作中也是“锱铢必较”。

“老严”和“小芳”一起毕业,一起分到二矿,现在同管油井作业。两个人各有长处,一个人“主外”负责现场监督,一个人“主内”负责资料管理,分工明确,配合默契。

二矿这几年的作业费用一直低于计划运行,这其中他俩没少费心思。

每口作业井,“老严”都仔细开具材料单,赵艳芳认真审核施工总结进行效益评价,做到数据准确,逐项对扣。每口小修井,“老严”都要盯在现场,确保能小修的并绝不转检泵。去年,二矿全年小修成功93井次。

他俩还坚持每月按照计划和实际的作业井数对成本进行估算,并画出以周为节点的并列运行曲线,做到心中有数,成本可控。在他俩的精打细算下,二矿去年油井作业成本较计划节约了83万元。

为了保证油井的作业质量,“老严”可没少下功夫。他坚持重点工序重点监督,刮蜡工序按照热洗情况、刮蜡周期、杆管磨损情况进行综合判定,检泵周期一年以内的作业井绝不允许刮蜡。对于三元复合驱井,他密切关注作业时的起出杆管情况,尤其是上报的卡泵问题井,做到开口现场鉴定,开口认真分析。今年一季度全矿无一口综合返工井。

这几年,“老严”的大名不仅在工区叫得响,在全厂的作业队中也叫得响。“老严”成了二矿油井作业管理的一张“金名片”,可是他心里清楚得很,多亏有赵艳芳这个最佳搭档。

